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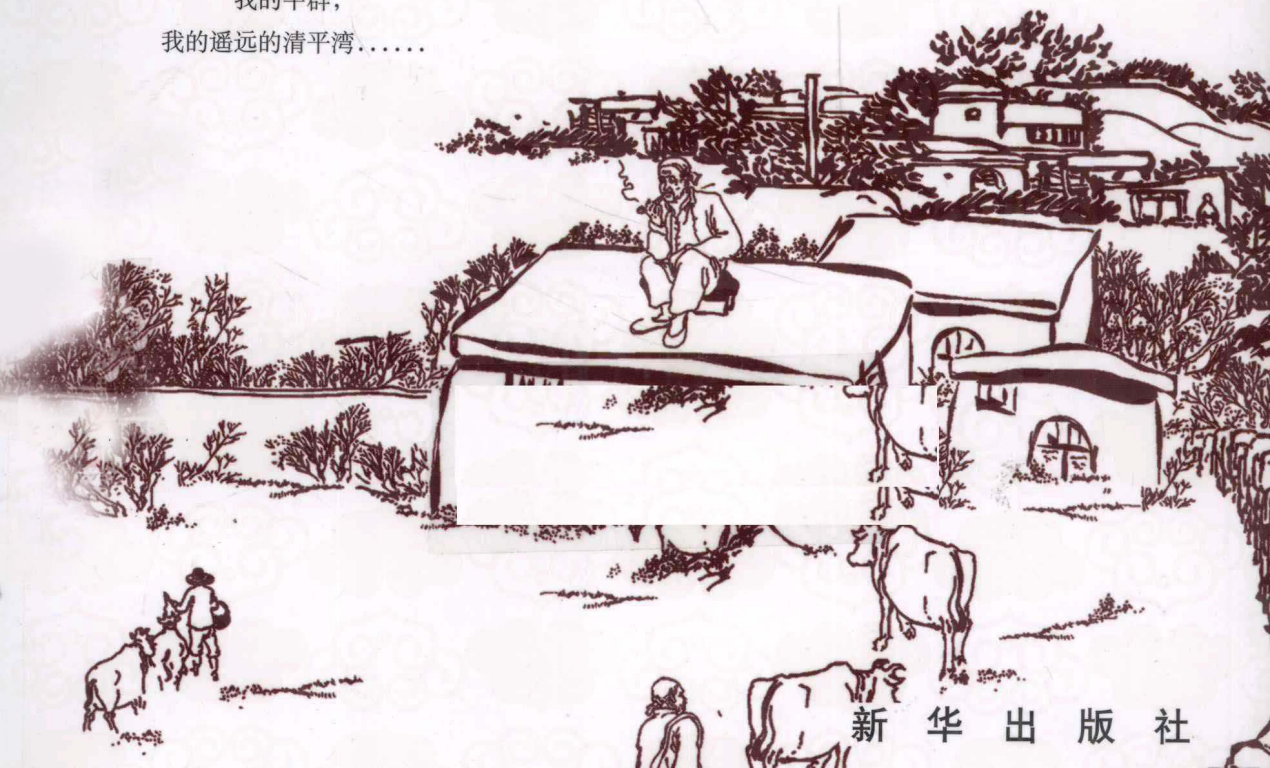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WO DE YAO YUAN DE QING PING WAN

史铁生◎著

我的牛群，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……



新华出版社

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WO DE YAO YUAN DE QING PING WAN

史铁生◎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/ 史铁生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0.8

ISBN 978-7-5011-935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58710号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作 者: 史铁生

丛书策划: 要力石

选题策划: 刘志宏

责任编辑: 刘志宏

特约编辑: 张 程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封面插图: 马文丽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353-0

定 价: 32.00元

温馨提示: 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: 13651277005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: 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3969



目录

CONTENTS

2005年后新作

小小说七篇 / 003

花钱的事 / 014

诚实与善思 / 021

处女作

兄弟 / 035

成名作
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/ 043

代表作

我与地坛 / 063



目录

CONTENTS

命若琴弦 / 082

原罪·宿命 / 104

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

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

戏剧之设想 / 145

印象记

残缺 / 217

对话录

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，

你就复活了 / 237



目录

CONTENTS

后记 / 262

著作目录 / 265

大事年表 / 267

小传 / 269



2005年后新作



小小说七篇

猎 人

早年，地坛里有个遛弯儿的老太太，手里一根拐杖常引得路人驻步。拐杖是一整条鹿腿做的：鹿蹄黑亮，腕部弯曲成手柄，筋骨分明，皮毛犹在。众人把玩一回，而后感叹：“真东西，漂亮！”老太太落座石阶，面目冷峻。有人问：“这东西您哪儿来的？”“抢来的！”老太太没好气。“不不，咱是问您哪儿买的？”“哪儿也不卖！”“那，您这东西是？”“你才东西哪！”“哎哟喂老太太，您别生气呀，咱是说……”“猎人留下的。我那相好的，留下的。”众人窃笑，不敢再问。老太太倒说开了——

猎人年轻时不打猎。猎人好跑，也能跑，跑一万米能把别人落下两三圈。猎人心憨，打小儿就实在；跑到一万米，他心想这也算跑？就又跑，一圈一圈总也不像要停下的样子。众人就喊：“行嘞，行嘞！”“够啦，傻小子！”可猎人压根儿没明白他们为啥要这么喊。

猎人跑得高兴，出了体育场，跑上大马路。不知啥时候喊声却变成了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“嘿，这哥们儿行啊！”路人以为他是在跑马拉松。

跑马拉松他也不含糊，跑过终点也不见有人追上来。可喊声就又变回来：“行嘞，行嘞！”“哪儿这么个傻小子，还不快停下！”猎人心说我有的是劲儿哪，干吗停下？你们也不瞧瞧这四



周的景色有多美！

那时候不是唱吗：我们的田野，美丽的田野……在群山那面，有野鹿和山羊……雄鹰在飞翔，一会儿在草原，一会儿又向森林飞去……

他就这么跑哇，跑哇，跑过田野，跑向群山，天也黑了，月亮也上来了，周围也没人喊了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回去领奖去，奖还能是别人的？

奖还真就是别人的了。万米奖，给了那个让他落下两圈的人。马拉松奖，给了一个他见也没见过的家伙。猎人问：“我的呢？”人家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就这样，他干脆跑到山里打猎去了。那时候还允许打猎呢。

算命

早年，地坛里有两个会算命的人。一位半宿半宿地在林子里吹箫，大家叫他“箫兄”；一位整天在园子里边走边饮，人称“饮者”。

有一天大雾弥漫，我独自守着棵老树发呆，忽一阵酒气袭来，饮者已现近旁，醉眼迷离地正瞅着我笑呢。我说您好。他说有啥不好？我说您总这么高兴。他说不高兴咋办？那时我二十几岁，已经盼着死了——两条腿算是废了，工作又找不到，日子嘛倒还剩着一大半，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呢？

饮者正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黄汤。我说：“要不您给我算上一命？”

他拉着我的手看了看，又问过八字，说我命属木，生于冬，必多病，20岁上少不了要住医院，尔后厄运频频，步履维艰，直到……

“直到啥时候？”我忙问。

另一个声音却在身后响起：“单说以往，也算本事？”

回头看时，雾气缭绕中箫兄一身黑衣，抱箫而立。

饮者缓缓起身，与箫兄久久对视。同行相轻，据说二人久存芥蒂。

“那就算算未来？”饮者说，语气中有明显的挑战味道。

箫兄摸出两张纸条说：“您写一句，我写一句。”

片刻写罢，二人换看，拊掌大笑，似芥蒂已去。

饮者问：“如何给他看呢？”

箫兄答：“只末尾一字吧。”

饮者又问：“剩下的加封？”

箫兄点头：“待未来拆启。”

末尾一字，饮者的是“之”，箫兄的是“也”。我说这不跟没看一样吗？饮者说：“提前拆看也行，就怕不准了。”箫兄道：“不准了，而且不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把我当傻瓜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您请便。”

那么，未来是什么时候？

不得不拆时。

如何才算不得不拆时？

笑声朗朗，二人已隐形大雾之中。

尔后多年，园中时有酒气飘绕，林间常闻箫声彻夜，却很少再见到他们，偶尔见了，也绝口不提此事——行内的规矩：命，是说一不二的。

转眼几十年，不知多少回我想拆开那两封纸条看看，总又怕时机不对。直到不久前躺进急救室，这才想，拆吧，免得死也不知他们都写些什么。

两句话，竟似一联：虽万难君未死也；唯一路尔可行之。

为无名者传

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……重复五十遍，那个人，该叫他什么？



就叫“百太祖”吧。按十七八年一辈算，他应该是活在三国时期。甫家的家谱上说他，“于长坂坡前，被一赵姓将军一枪毙命”。查遍史书，唯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十一回疑似相关：“赵云怀抱后主，直透重围，砍倒大旗两面，夺槊三条；前后枪刺剑砍，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。”但愿百太祖正在其中，否则正史、野史均无他丝毫痕迹。

传说，百太祖与百太奶尚在胎中，即经两家父母指腹为婚。二人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孰料婚龄将至，甫家败落，亲家寻因种种，欲毁婚约。直至百太祖戎装待发，欲见娇娘一面，百太奶家仍闭门不允。幸有“红娘”内应，正所谓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“月移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”，“菩提树滴菩提水，滴入红莲两瓣中”，或如后世民歌所唱“抱住哥哥亲了个嘴，肚里的疙瘩化成水”，总之百太祖夜闯闺房，给百太奶留了个种。

否则一千七百年后，甫家最终也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名人了。

送郎从军一幕自古雷同，譬如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，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”，譬如“紧紧握住红军的手，亲人何日返故乡？”男儿功名重，百太祖一骑绝尘。女子为情生，百太奶以泪洗面，忍辱负重，为甫家养育着九十九太祖，终日所盼唯夫君早日归来。譬如“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”，譬如“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吵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”，人分古今，相思无异。然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其时通信靠喊。百太奶岂知，爱子呱呱坠地日，正是夫君尸横疆场时。家谱记载，百太祖首战刀未血刃，已成他人枪下鬼。又如民歌所唱“人人说咱们二人天配就，你把妹妹闪在那半路口”，百太奶闻讯昏厥三刻，自此终身独守，再不曾嫁。

千年悠悠，亦如白驹过隙。却说这百太祖的直系一百代孙，自幼乖巧伶俐，取名志高，孰料长大成人却不忠不孝。不忠者，他不仅与风靡一时的小说《红岩》中那个叛徒同名同姓，且行径

与下场亦无二致；否则，必也会像其百代先人们一样，无论正史、野史，均无痕迹。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甫家到志高一辈已是数代单传，偏这厮被人一枪毙命时，尚未有后。
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

2017年，你外公尚未成婚，在E州做刑警。他师傅，刑警队长老路，正要退休。那年E州出了件大案，简单说吧，恐怖分子要在机场、车站搞一次连环爆炸。警方所知仅止于此，所幸抓获了一名嫌犯——据线人的情报，此人还是主谋之一。欲救万千无辜于危难，务必得从他嘴中掏出更多线索，这任务就交给了路队和你外公。

嫌犯果然顽固，任你千条妙计，他自一言不发。审问多日，师徒俩气得肝疼牙痒，仍无所获。嫌犯倒嚣张起来：“杀了我吧，这是你们唯一能做的。”老路拍案道：“我们能做的还很多！”嫌犯冷笑，继而闭目养神。

师徒俩出了审问室，在天井里抽烟。老路说：“这样下去咱非输不可。”二人抬头仰望，空中仿佛滚过隆隆巨响。老路说：“碰上这号不要命的谁也没辙。”二人低头默想，似已见那血肉横飞的惨景。

突然，老路把烟头一甩，盯住你外公说：“就不敢给他动动刑？”

“虐囚可是犯法的呀，师傅！”

天井里半晌无言。谁都明白：审问失败最多算你无能，若动刑，麻烦可就大了，就算上级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新闻媒体也饶不了你！

外公蹲在角落里，很久，冒出句话：“师傅，您说，这小子肯定知情吗？”

师傅就笑：“你是想，这两难局面会不会还给咱留着个缺



口？”

天井里一无声息。谁都明白：真正的麻烦并不在媒体，而在良心——一边是法纪严明而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，一边是知法犯法却有望拯救万千无辜于危难。

半天，外公又说：“师傅，您说上面这情报……准吗？”

师傅又笑：“你不过是把缺口换了个部位。”

外公还要说什么，老路打断他：“甭说啦，老弟，有缺口还怕没部位吗？比如，动刑就一定能奏效？违法，就不能不走漏风声？唉！早年我有个老同事，也碰上这么个局面，左右无路，便一枪把缺口开在了自己的脑袋上……”

天上云飞风走，七月天，天井里竟冷得人发抖。可是那老同事的灵魂流连未去？老路的神情渐趋坚忍，焦灼的目光却平缓了许多。

他站起身，拍拍你外公的肩膀：“老弟，找个好人结婚吧。别的事交给我。”

“师傅，您想干吗？！”

“不干吗，今晚先去睡个好觉。”

第二天外公一上班就听说，昨夜，那个顽固的家伙终于开口了。外公顿觉不妙，忙去找他师傅。老路已被停职。上级的好意，让你外公去拘捕路队。师傅仍然坐在那个天井里，据说自审问结束后他就没动过地方。见你外公来了，他伸出双手。外公不忍，流泪道：“师傅，您的良心是完整的，可我算什么？”师傅说：“老弟，甭瞎想。要是不给我判了，咱这事就还算不上完整……”

何宅

何先生勤劳致富，不惑之年买下一所宅院，地处城边湖畔，闹中取静。夫妻俩难得为自己放了一回长假，装修好房子，配全了家具，园子里种满花草树木，便又去远方忙生意了。宅院交给

一位远房阿叔和爱犬黑妞看管。

阿叔年近花甲，每日打扫房间，维护庭院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黑妞风华正茂，整日闲逛，常引来些异性在篱笆墙外乱喊乱叫。何先生按时给阿叔邮来工资，以及黑妞和宅院各类养护费。

日复一日，并不见先生回来，打扫卫生便改为每周一次。后来先生的生意越做越远，渐渐做出了国，卫生又改为每月打扫一回。如是三年，仍不见先生的影子，阿叔渐觉寂寞，又看这十几间房空得可惜，便从乡下把儿子一家接来同住。黑妞也是孤单，隔着篱笆不知让谁给弄大了肚子。

黑妞生下两双儿女，众人说定能卖个好价钱。阿叔不肯，留下酷似黑妞的一只，其余都送给了爱狗的人。

黑妞十几岁去世，阿叔在园中给它立了块碑。

年复一年，黑妞的重外孙也已成年，何先生这才回来。其时阿叔也已过世，临终把工作交给了儿子阿仔。黑妞的重外孙也是通体透黑，取名黑娃。

先生明显消瘦，每日唯出门看病，回家服药、散步、睡觉，一切都由阿仔照料。先生看来病得不轻，总把阿仔认成阿叔，把黑娃喊成黑妞，阿仔百般解释，先生终不理睬。

阿仔问：“先生的家人啥时回来？”

先生只说儿女都在海外成了家，便转开话题：“阿婶和儿子都还好吗？”

阿仔想，反正是解释不清，就说：“都好，老婆在家种田，儿子读书。”

“怎么不让他们来城里玩儿呢？”

“不瞒先生，他们都来住过一阵，听说您回来，就让他们走了。”

“走什么嘛，这儿有的是地方住呵！”

“乡下人不懂事，整天乱吵，影响先生。”

“唉，还有什么可影响的！都让他们来吧，也帮帮你我。”



说罢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掏给阿仔：“田，雇人种；孩子，来城里上学。娘儿俩一起坐飞机来！”

阿仔的家眷来后不久，先生即告病危。阿仔一家急得团团转，让先生去医院先生也不去，只说不如死在家里。

弥留之际，先生示意阿仔一家挨近他坐，然后又喊那条狗：“黑妞，黑妞……”黑娃竟懂得是喊它，跑过来，舔舔先生的手。

阿仔觉得应该让先生走得明白，就又解释：“这狗不是黑妞，是它的重外孙了。我也不是阿叔，我爹他也早就……”

先生闭目叹道：“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也看不见黑妞的坟？”

料理完先生的后事，阿仔携妻带子回了老家；担心何家的人来继承遗产，找不到家门，临行时在篱笆墙上挂了块牌子：何宅。

历史

有一年夏天，表妹阿含去V州开会，亲历了一桩奇事。

V州是我们老家，但早已故人全无。周日休会，阿含想去看看祖上的老宅，可走了大半个V州城也没找到。实际上她对祖居所知甚少，唯行前听她母亲描述了个大致的方位，说那是城中不多的几家大宅门之一。阿含只好见了古旧的大宅门就去问：知不知道这宅子最早的主人姓什么？被问者无不摇头瞪目，报以满脸的警惕。

市中心商家云集，客流如潮。在一家餐馆吃过午饭，阿含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歇歇，便走出餐馆后门。谁料眼前一池莲花，半坡绿草，曲径亭台，林木掩映。这是啥地方？阿含正自窃喜，却见几位古装男子正于池畔饮酒谈笑。是拍电影吧？阿含心想不如去看看有没有熟人。可当阿含渐走渐近时，却见那几个男子陡然

惊慌，竟致呆若木鸡。阿含并不在意。阿含在影视界人气正旺，初来界内的年轻人见了她难免举止无措，只是这几位稍嫌过分。阿含问他们拍的什么片子，谁的导演，谁的摄像，那几位却是张口结舌，面面相觑。也不知谁找来的这几块料！阿含卧身草丛，以鞋为枕，心想不如睡他一觉。似睡非睡间，听有仆人来添酒加菜，眯眼看时，却见那厮紧盯着阿含一双赤裸的秀足，顾自筛糠。阿含气了，腾地坐起来，正待发作，却见那厮撇下簞壶已然抱头鼠窜。再看几位男子，也只剩一个。阿含方觉事有蹊跷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所剩的一位颤巍巍地说：“敢问仙人自何方来？”阿含顿感周身发冷，细看，那人脑后的一条长辫明明是长在头皮上的！阿含再不敢多言，匆忙抓起鞋子，一溜烟跑回宾馆。众人见她面无人色，便问何致如此？阿含眯眸半晌，才说：“刚才我，可能是走……走进了过去。”

没人信她的话。但不久前我查家谱，见有记载：我爷爷的四次方——我二百年前的那位老祖宗，二十岁行冠礼后，与三五好友聚于后花园内饮酒庆贺，见一神秘女子飘然而至，衣着奇诡，举止粗陋，目光放浪，言语怪诞，来去倏忽。众好友皆失魂落魄，即刻四散而逃。唯我那老祖宗如罹花痴，对神秘女子念念不忘，食不甘味，夜不安寝，行若走木，坐比雕石，自此再不言娶，终身鳏居。

看来阿含所言不虚。她确曾掉入时间隧道，或曰“时空蠕洞”，走进了二百年前我那老祖宗的二十岁生日。唯一事难解：我那老祖宗果真终生未娶的话，我可算怎么回事？茫茫历史，想必另有蹊跷。

不治之症

G大夫医道精湛，中西博采，内外兼修。有回我问他什么病最难治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疼。哪儿疼？哪儿疼都不好办。”